



齊氏醫案宗正辨訛

戎州逸士有堂齊秉慧纂著

男

高東山較錄
瑞輯五參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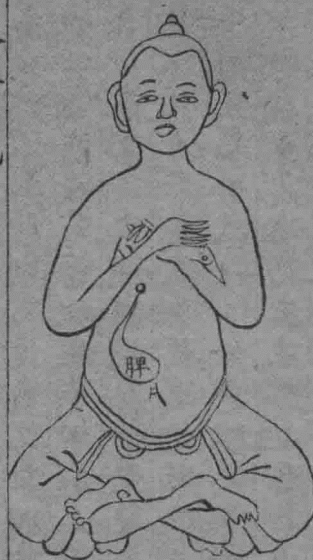
受業

楊宗煦溫如
張九錚太和
古學恒常新
王臣傑國祥

較閱

後天圖

余讀趙氏書見畫一先天太極之象獨以水火為重知其學超千古發前人所



未發然萬物以土為根元氣以土為宅後天非不並重也予因畫一脾經形象復疏通證明其說亦可為後學升階之一助云

後天圖說

夫後天脾土有陰土有陽土隨火寄生即當隨火而補然而補火有至妙之理足陽明胃土隨手少陰心火而生故補胃土者補心火而歸脾湯一方又從母之外家而補之俾木生火火生土也足太陰脾土隨少陽相火而生故補脾土者補相火而八味丸一方合水火既濟而蒸腐之此一理也至理也人所不知

人所不信。余特重申言之。蓋混沌之初。一氣而已。何嘗有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處。始為土。此後天卦位。艮土居坎水之次也。其堅者為石。而最堅者為金。可見水土金。先天之一原也。又有補子之義。蓋肺為土之子。先補其子。使子不食母之乳。其母不哀。亦見金生土之義。又有化生之妙。不可不知。甲木戌土。所畏畏其所勝。不得已。以己妹嫁之。配為夫婦。後歸外氏成家。此甲己化土。其間遇龍則化。不遇龍則不化。凡化物以龍為主。張仲景立建中湯。以健脾。土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芍藥味酸。屬甲木。土曰稼穡。稼穡作甘。炙草味甘。屬己土。酸甘相合。甲己化土。又加肉桂。蓋桂屬龍火。使助其化也。仲景立方之妙。類如此。又以見水生土之義。蓋土無定位。旺於四季。四

有生理。故及之。至於木也。

者以其尅土。舉世欲

余意以為木藉土生。豈有反尅之理。惟木鬱於下。故

其根下尅。蓋水氣者乃生生之氣。始於東方。蓋不觀之為政者。首重農事。先祀

芒神。芒神者木氣也。同出而異名也。我知種樹而已。雨以潤之。風以散之。日以

暄之。使得遂其發生長育之天耳。及其發達既久。生意已竭。又當斂其生生之

氣。而歸於水土之中。以為來春發生之本焉。有伐之之理。此東垣脾胃論中。用

升柴以舒木氣。諄諄言之詳矣。但未及雨潤風散。與夫歸根復命之理。余於木

鬱論中備言之。總以申明五行陰陽之妙用。專重水火耳。

又木金土三者俱為寄生故其死為真死惟水火從真生故能不死而絕處逢生歸庫者絕其生氣而收藏也返魂者續其死氣而變化也況水火隨處有生機鑽木取火擊石取火圓珠取火附桂是也掘地取水承露取水方諸取水熟地是也若金死不救木死不救土死不救余故重水火為根本焉

黃芪白朮不固表說

舒馳遠曰後天以脾為主芪朮大補中氣之藥皆入足太陰脾經之裏不走軀殼之外何以固表外科用之脫毒外出可見其性外攻不為收斂顯然矣即不當用而誤用之亦止壅塞中焦無固表之理也當云實者不必用虛者必當用之以禦其表也彼不知分解經表又不能辨其虛實用之不當能無害乎無怪乎其視如砒毒也且說治病必先表而後補烏知三陰虛寒諸症法當溫補並用者若但驅陰散寒而不知急早重用芪朮則寒雖去而虛不能回甚且不治矣而況妄行表散者乎若能早知重用芪朮補中宮之陽以翊之則火種不致滅也否則火種無存吹然無益矣况夫先天真陽屬腎者以媾精屬腎故曰屬腎此生身之本健順之根先天之火種也然非養生之物養生之道在於黃庭黃庭者即中宮之陽氣乃發育之元先天之宰養生之火種也黃庭真固真陽不露黃庭寂滅真陽立亡故有腎痿精絕而不死者黃庭之火種在也仙家修

鍊進陽火歸於黃庭以造其基可見主宰先天之權在是矣而驅陰回陽必宜重用黃芪白朮者即仙家修鍊造其基以歸於黃庭之妙旨也

余讀舒氏妙論誠哉補前人之所未及至於末年復刊所製理脾滌飲與仲景黃芪健中東垣補中歸脾十全養營補血等湯咸皆重用黃芪白朮而珍之如寶醫者明乎此訣凡遇三陰虛寒諸症依脉輕重變化效如桴鼓予非謬執臆說屢用奏功故重言以申明之同志君子誠能推廣而變通焉於醫道也雖不及上工亦在中工之列

又常見陰寒腹痛之症法當溫補並用者世俗名曰氣痛既用順氣之藥以耗其氣而更傷其陽雖能暫快目前必至日漸加重久而釀成不治之症矣且云其氣既痛豈可補氣而芪朮又視如鴆毒焉是未讀仲景六經之法不明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之理也若此輩者信口雌黃全無識見拘執幾箇陳方混施一切貽害蒼生縱王法倖脫天律難逃粗工者其速當猛省後天要論

補中益氣湯

官揀參

北箭芪

白朮

當歸身

綠升麻

軟柴首

廣陳皮

炙甘草

大紅棗

此東垣先生末年所製以治內傷之方方中止有黃芪一錢餘各三分後薛立

齋參芪常用三五錢。慧入斯門至今五十年。芪末二味輕則三五錢重則八錢。或一兩進退加減。神應無窮。大凡脾胃喜甘而惡苦。喜通而惡滯。喜升而惡降。喜燥而惡濕。此方得之。業醫者慎毋忽視。

岐伯曰。升治者。乃氣虛下陷不能升而升之也。凡人饑飽勞役。內傷正氣。以致氣乃下行。脾胃不能尅化。飲食不能運動。往往變成勞瘵。或疑飲食不進。謂是脾胃之火。或疑黍肉所傷。謂是水穀之積。輕則枳殼砂仁。山查麥芽。重則芒硝。大黃。牽牛。巴豆。紛紛雜投。必至臟悶不已。倘先以升提之法治之。一切內傷飲食。饑飽勞役。內感風寒。有何不可治哉。世多昧此。不知李東垣補中益氣湯。實為對症之方。智者明乎此秘。依脉輕重變化。萬病俱見神功。予特表而出之。欲學者奉為金丹也。

凡人右手寸口之脉。大於左手寸口之脉者。即是內傷症也。無論左右關脉尺脉大小浮沈。即以此方投之。無不效。如桴鼓。

此方之奇妙。妙在用升麻。柴胡。雜於參芪歸朮之中。以升提其至陽之氣。不使其下陷於陰分之間。尤妙用去白陳皮。炙草二味。於補中解紛。則補者不至呆補。而升者不致偏墜。所以下口安然。奏功如响之應聲耳。

或疑參芪太多。不可驟補。不妨竟為減少。不知二味略輕。則升柴無功。譬如繩

索細小。欲升重物於百尺之上難矣。或用參而不用芪。或用芪而不用參。則必至功力減半。然猶有盡去之者也。倘又以升柴提氣。或疑清氣不升。濁氣之騰上者。此必左手寸口之脉。大於右手寸口之脉者是也。可以借言苟或不然。殺人無算。必是此人創說也。余最惡此輩似是而非。為吾道之鄉原。須宜辭而闢之也。東垣一生學問。神而明之。千古之下。一人而已。

或問曰。古稱補中益氣湯。為萬世無窮之利。其義云何。曰。此發前人之所未發也。繼仲景河間而立。其意深遠也。世人一見發熱。便以為外感風寒暑濕燥火之邪。若不發散。邪從何解。又不見用風寒暑濕燥火而施治。何乃通用九味羌活湯。敗毒散。十神湯之類。甚多涼膈散。白虎湯。糊亂雜投。因而夭枉致斃者多矣。冤哉。東垣先生深痛其害。創立此方。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兼而有之。縱有外邪。亦是乘虛而入。但補其中。益其氣。而邪自退。聽不必攻邪。補正氣。邪自無所容。若以攻邪為主。虛者愈虛。而危亡隨其後矣。倘有外感。而內傷不甚者。即於本方中酌加對証之藥。而外邪自退。所謂仁義之師。無敵於天下也。至於飲食失節。勞役過度。胃中陽氣自虛。下陷於陰中。而發熱者。此陽虛自病。誤作外感而發散之。益虛其虛矣。為害豈淺鮮哉。又有一種內傷真陰而發熱者。與內傷陽氣相似。此當補其陰。非四物湯之謂。又非坎離

九之類詳見先天要論中。而斟酌於六味八味。有火者用六味。無火者用八味。夫心肺在上。肝腎在下。脾胃居中。州為四臟之主。氣者中焦無形之氣。所以蒸腐水穀。升降出入。乃先天之氣。又為脾胃之主。後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氣不行。是方蓋為此氣因勞而下陷於腎。肝清氣不升。濁氣不降。故用升麻使由右腋而上。柴胡使由左腋而上。非藉人參黃芪之功。則升柴無功。是方所以補益後天中之先天也。

或問曰。余見先生動輒以先天後天立論。余見之易中。先天後天之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等卦方位。於醫道甚無所合。而先生屢言之不已。其義云何。曰。怪乎子之問也。予所謂先天者。指一點無形之火氣也。後天者。指有形之體。自臟腑及血肉皮膚。與夫涕泣津液皆是也。既曰先天。此時尚未有天。何有乾南坤北八卦對待之圖乎。或又曰。然則此圖伏羲何為而設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圖。乃中天八卦之圖。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出乎東。水源於西。風雨在天上。山雷在地下。人與萬物位乎中。余常見邵子排列如此。是為中天八卦。其當今所用者。止一文王後天。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以春秋晝夜十二時相配。因以定陰陽。決死生。推之而天文地理。卜筮星相。無一不以此圖為則。至於先天無形可見。即易中帝出乎震之帝。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之神是也。帝與神即於予先天要論中所稱真君真主本係無形不得已而強立此名。以為主宰先天之體。以為流行後天之用。而東垣先生獨會其宗。立補中益氣湯中用柴胡升麻者。正以升發先天之氣於脾土之中。真萬世無窮之利。余所為諄諄言也。蓋人身以脾為主。人皆知之。而先天隱於無形者。置而不論。余故既立先天要論矣。復於後天論中發明東垣脾胃論。亦用先天無形者為主。讀東垣脾胃論者。讀至人生受水穀之氣以生。所謂清氣營氣衛氣元氣穀氣春深之氣。皆謂氣之別名。則可見矣。飲食入胃。由水穀在釜中。非火不能熟。脾能化食。全藉少陽相火之無形者。在下焦蒸腐。始能運化也。若用寒涼之藥。飲食亦不運化矣。蓋脾胃中之火。土中之火。納音所謂丙丁之火。爐中火也。蓋養爐中火者。必頻頻加炭。宜以熱灰溫養其火。而火氣自存。一經寒水。便成死灰。將以何者蒸腐水穀。以何者接引燈燭。舉目皆地獄光景。可不畏哉。故經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正取溫養之義也。東垣曰。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成。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而胃氣熱。熱氣薰胸中。故內熱。舉痛論云。勞則氣耗。勞則喘且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夫喜怒不節。起居不時。有所勞傷。皆損其氣。氣衰則火旺。火旺則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熱。無氣以動。懶於言語。動作喘乏。表熱自汗。心煩不安。當病之時。宜

安心靜坐以養其氣以甘寒瀉其熱火以酸味收其散氣以甘溫補其中氣經曰勞者溫之是也金匱要畧曰平人脉大為勞脉極虛亦為勞夫勞之為病其脉浮大手足煩熱春夏劇秋冬瘥以黃芪建中湯治之方用人參黃芪白芍甘草肉桂大棗飴糖此方亦溫之之義也夫胃氣為水穀之海也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為常也若飲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喜怒憂恐耗損元氣脾胃氣衰元氣不足而火獨盛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元氣之賊也壯火食氣少火生氣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腎肝名曰重強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症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脉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蓋脾胃之氣下流使穀氣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則無陽以護其營衛遂不任風寒而生寒熱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然與外感風寒証雖同實實則異內傷脾胃乃傷其氣外感風寒乃傷其形傷其外則有餘有餘者泄之傷其內則不足不足者補之汗之吐之下之剋之之類皆泄也溫之和之調之養之之類皆補也果是內傷不足之病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症而反泄之則虛其虛也實實虛虛之禍如此死者皆醫殺之耳然則奈何惟當用辛熱甘溫之劑補其中而升其陽則愈矣經

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又曰甘溫能除大熱大忌苦寒之劑損其脾胃故東垣先生立補中益氣湯主之夫因饑飽勞役損傷脾胃或專因飲食不調或專因勞力過度或勞力之後加之饑飽或饑飽之後加之勞力皆為內傷脾胃一虛肺氣先絕故用黃芪以益皮毛而閉腠理不令自汗損其元氣上喘氣短人參以補之心火乘脾須炙草之甘以泄大熱而補脾胃中之元氣若脾胃急痛并大虛腹中急縮者宜多用之經曰急者緩之白朮苦甘溫除胃中熱利腰膝間血胃中清氣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黃芪甘草甘溫之氣味上升能補衛氣之解散而實其表也又緩帶脉之縮急二味皆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引胃中清氣升於陽道及諸經生發之氣以滋春氣之和也氣亂於胸中為清濁相干用去白陳皮以理之清升而濁自降矣胃氣虛不能升浮為陰火傷其生發之氣營血大虧榮氣不營陰火熾起日漸熬煎氣血日減心主血減則心無所養致使心亂而煩故用當歸以和之如煩猶未止加服地黃丸以補腎水水旺而心火自降以手捫之而肌表熱者表症也只服補中益氣湯一二劑得微汗而已非止發汗乃陰陽氣和自然汗出也

如精神短少倍人參及五味子

如頭痛加蔓荊子

如頭痛有痰沈重乃足太陰痰厥頭痛症也加半夏天麻
如腹中痛者加酒芍藥惡寒痛者加附桂

如惡熱喜寒熱痛者更加黃連

如腹中痛惡寒而脉弦者是木來尅土也小建中湯主之

如脉沉細腹痛以理中湯主之乾薑味熱於土中瀉水以為主也

如臍下痛者加乾極熟地黄不已乃大寒也更加桂附

凡小腹痛多屬腎氣奔豚惟桂能泄奔豚故加之

如脇痛或脇下縮急俱加柴胡白芍以舒肝木

如體重肢節痛或腹脹自利脉來濡緩者濕勝也加蒼朮厚朴主之

如風濕相搏一身盡痛加羌活防風藁本別作一脈病去切勿再服以諸風藥

損人元氣也

如冬月惡寒發熱無汗脉浮而緊本方中酌加麻黃桂枝

如用麻黃五分參芪各用二錢

如冬月惡風發熱有汗脉浮而緩加桂枝芍藥傷寒必惡寒傷風必惡風傷食
必惡食烈火不能熱重綿不能溫者傷寒也內傷者得就煖處着綿溫火便不
惡寒矣內傷飲食口不知味不思飲食傷寒者雖不能食未嘗不知味也勞力

內傷者。身體沉重。四肢困倦。百節煩疼。心滿氣短。懶於語言。若傷寒者。太陽則頭痛。少陽則脇痛。陽明則目痛。不若內傷之倦怠嗜卧也。傷寒發熱。拂拂如羽毛之熱。熱則在肌。表皮毛內傷者。肌體壯熱。捫之烙手。

右手氣口脉大於左手人迎三部。其氣脉急大而數。時一代而澀澀是肺之本脉。代是氣不相接。乃脾胃不足之脉。大是洪大。洪大而數。乃心脉。刑肺。急是弦急。乃肝木挾心火。刑肺金也。其右關脉屬脾。比五脉獨大而數。數中時顯一代。此不甚勞役。是飲食不時。寒溫失所。胃脉損弱。隱而不見。亦惟內顯脾脉。乃是如此。

若外感。則人迎脉大於氣口也。

東垣先生以手捫熱有三法。以輕手捫之。則熱。重按之。則不熱。是熱在皮毛。血脉也。重按筋骨之間。則熱。蒸手。輕捫之。則不熱。是熱在骨髓也。輕手捫之。不熱。重手按之。亦不熱。不輕不重。按之而熱者。是在筋骨之上。皮毛血肉之下。乃熱在肌肉。肌肉間熱。正內傷勞倦之熱也。若余於內熱真陰者。以手捫熱。亦有二捫之烙手。骨中如炙者。腎中之真陰虛也。捫之烙手。按之筋骨之下。反覺寒者。腎中之真陽虛也。面赤者。陰盛於下。逼陽於上也。口渴者。腎水乾枯。引水自救也。若吐痰多如清水者。腎水泛上為痰。口必不渴也。咯痰如沫者。水沸為痰。陰

火熬煎口必渴也。腰脇痛者腎肝虛也。足心如烙者湧泉涸竭者也。膝以下冷者命門衰絕。上氣必喘也。尺脉數者陰火旺也。尺脉數而無力或欲絕者真陽衰也。骨痛如折者腎主骨骨衰乘火也。此陽虛陰虛之辨。而陰虛之中又有真陽真陰之不同。其治法詳於先天要論中。

或問曰。丹溪云。東南之人陽氣易以升。不可服補中益氣湯。當今江以南之人果盡不當服乎。曰。此東南指人之臟腑而言也。蓋東方屬肝。南方屬心。肝與心有火者不可服。恐木火愈旺也。若黃帝起四方之問。岐伯有四治之能。此東南西北方指地位也。既不可服東南二方之劑。其人士盛者必下虛。其腎氣大虛矣。急須填補北方先天之元氣為要。總而言之。先天後天不得截然兩分。上焦元氣不足者。下陷於腎中也。當取之至陰之下。下焦真陰不足者。飛越於上部也。焉可不引而歸原耶。是以補中益氣湯與腎氣丸並用。朝服補陽。暮服補陰。互相培養。但先後輕重之分。明者參之。難於盡述。

或問曰。腎氣丸中以地黃為君。恐其泥膈。或於脾胃有妨碍乎。曰。腎氣丸中盡是腎經的藥。並無一味脾胃藥。雜於其中。徑入腎經。焉能泥膈。凡用藥須要分得陰陽水火清淨。如朝廷有六部。一部有一部之事。一部有一部用事之人。今欲輸納錢糧。而可與天曹用事之神同議乎。曰。若如所言。正予謂腎經水部不

可與脾經戶部相雜之謂耳。曰余所謂不雜者謂腎水藥中不可雜脾土藥。脾胃藥中不可雜腎經藥。如四君子湯脾經藥也。雜地黃其中則泥膈矣。八味地黃腎經藥也。加人參則雜矣。若論腎與脾胃水土原是一氣人但知土之為地而不知土亦水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處始為土。土之堅者為石。此後天卦位坎之後繼之艮。蓋艮為土。為山。艮土者先天之土。水中之土也。土無定位。隨母所生。隨母而補。故欲補太陰脾土。先補腎中少陽相火。若水穀在釜中非釜有火則蒸不熟。補腎者補腎中之火也。須用八味地黃丸補坎水。桂附以補水中之火。生艮土。醫不達此而日健脾。非探本之術。蓋土之本初原是水。世謂補腎莫如補脾。余謂補脾莫如補腎也。

薛立齋曰。大凡瘧症服青皮飲草果飲不應。當以補中益氣湯倍柴胡。加半夏生薑。養正攻邪。而瘧自除。或以補中益氣湯加半夏人參。煨薑。此不截之截。故一服即愈。

神應瘧疾丸

白砒礪

淨末一兩

萊豆子

連皮乾磨細粉四兩

用絲羅篩勻。米糊為丸。如萊豆子大。水飛明雄為衣。磁罈收固。經久不壞。

此方余昔在武昌遊黃鶴樓。遇一羽士秘授治擺子。不論男婦老幼寒熱虛實。於臨發日。先一時以冷水吞下。壯盛者五丸。老弱小兒止可三丸。一服

截住。否次日臨發再服。酌量用之。神應無窮。飲食須扇涼吃。若誤吞熱物。必至大吐。擺子仍然截住。但恐有虧脾胃。余獲此方三十餘年。刻帖遍送。九子每年計以斗數。三江閩廣雲貴本省近屬。用極神效。伏望醫士仁人。見此方者。抄錄遍傳。修製濟人。所費無多。陰功甚大。

傷飲食脾胃論

陰陽應象論云。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是飲食之傷。傷於寒熱也。古人治法。分上中下三等而治之。在乎上者。因而越之。瓜蒂散吐之。不若燒淡鹽湯探吐法更神。在乎中者。消化神麴麥芽山查三棱。在下者。硝黃巴豆牽牛甘遂下之。傷熱物者。以寒藥治之。傷寒物者。以熱藥治之。隨其所傷而施治之。庶乎其可也。

今之方家。以平胃散出入增減。似乎剋伐。余見不若枳朮丸為善。夫枳朮丸乃潔古老人所製。方用枳實一兩。白朮二兩。補藥倍於消藥。先補而後消。以荷葉裹飯燒熟。和二味為丸。蓋取荷葉色青。得震卦之體。有震仰盂之象。中空而清氣上升。燒飯為丸。以助穀氣。謂潔古枳朮丸一方。啟東垣先生末年之悟。製補中益氣湯。自此始也。但潔古枳朮丸專為傷食者設。世人多以此丸補脾胃者。非也。吾憂枳實有掀牆倒壁之功。而人之腸胃既已有傷。如牆壁之不固矣。其

能經幾番摧挫乎。

至若神麴麥芽山查三味舉世所當用者余獨屏棄之不用。蓋山查能化肉積。婁猪肉老煮下脆者入一味同煮皮肉盡爛。又產婦兒枕作痛用山查二十粒砂糖水煎一碗服之。兒枕立化。其破血破氣可知。豈可輕用。

又世之釀酒者以米與水貯瓦缸中。必借麴藥而成。前之藥味猶麴藥也。但脾胃在人身非瓦缸比。脾胃强健自有化食之能。食有所停積。脾弱不能轉運。乃不能消化而成傷食病也。今祇補其虛助其弱。自能食而化矣。何必肆用尅代貽害於人。余痛念此弊因申言之。

凡太平丸保和丸肥兒丸之類其名雖美其藥實霸。乃以美名錫之欺人耳目。遺害蒼生可勝悼哉。故智者咸知東垣先生為治脾胃之聖手。補中益氣調中益氣二方因人增減。真知其寒涼物傷也。本方中加薑桂熱物傷也。加黃連肉傷也。加山查數粒酒食傷也。味葛花一味隨症調理。此東垣之法。方士之繩墨也。然以寒治熱而熱不去。以熱治寒而寒不除。其奈之何。經曰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壯水之主益火之原。此則東垣所未及也。

又有食填太陰名曰食厥者。上部有脉下部無脉。不急治則死。即以陰陽水燒淡鹽湯探吐之即愈。如有食積腸腹絞痛者。手不可按。不得不下。審知其為寒。